





餘冬序錄序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
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甯越問
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
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越蓋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
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
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懸於作勞夜則背於
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未



纔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此齊
李鉉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
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暨寶鼎於日之餘時
之餘蓋有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
俸足自資雖軟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
性顧慵惰比當開卷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
事調官南部幹局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閏既
粹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益多長晷四
體不勤此心難恕明年乃命兒子仲方取舊稿
而編輯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閏夫子之爲學猶

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爲序起畢章遂
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
失之虛度而況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
生之來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
云柳燕泉服竒子何孟春子元甫書

此書春三十歲前已有作始名子元案垢據

義有二帙凡十卷中歲欲作山天志取易所

謂多志前言往行之義無何病懶弗力而止
蓋於畜德終不能無愧也間因私見弄筆月
益增單牘片削付案垢末而成此老年多病

自顧學無進益每翻舊稿心竊感之令頑兒
 編付家塾其間有春十六七時所論著者并
 近日人間求請文字間亦一二存焉言本無
 序因令稍為之序內篇卷一之五事入君道
占今以歷代為序外篇極卷二上六之六事多及
類有倫類為序遂題為餘冬序錄云
 歲戊子冬閏月極陽中甸交大雪畢享節後
 之既望日柳江病夫在淮回調理處又書

餘冬序錄冊篇卷目

第十冊	杜酉	外篇	則極	杜	四	十六
第九冊	相申	外篇	屬畢	相	四	十五
第八冊	且未	外篇	之則	極	三	十六
第七冊	臯午	外篇	屬畢	臯	三	十五
第六冊	余巳	外篇	之則	極	二	十六
第五冊	竊辰	內篇	屬畢	相	二	十五
第四冊	如卯	內篇	則極	且	二	十六
第三冊	陬寅	內篇	屬畢	陬	一	十五
第二冊	涂丑	內篇	則極	北	一	十六
第一冊	享子	內篇	之卷	起	一	十五

序錄篇目

第十二冊 亥 外篇

畢 五十五之

第十三冊 陽 亥 外篇

則且五十六之

第十四冊 閏 子 外篇

極陽閏五卷終

餘冬序錄冊篇卷目終

餘冬序錄畢章卷之一

內篇第一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 仲方編輯

乾九五龍飛之大入革九五虎變之大入龍飛虎變惟
有聖德而在天位者當之龍飛堯舜當之虎變湯武當
之

○舜之不告而娶以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亦
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姑就萬章之所問而答之云
爾舜之娶無不告父理瞽瞍誠頑獨不畏堯法耶帝告
焉則不得妻無是理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
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

羊父母舍廟父母于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云云蘇子由古史曰四岳之薦舜
曰丞丞又不格姦益之稱舜曰變變齊粟瞽瞍亦允若
舜為庶人時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豈有既已用之
而猶殺之哉此言蓋疑孟子於此不能無失萬章問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孟子答萬章緊要處但在此耳書曰舜父頑母嚚象
傲其皆欲殺舜或亦有之然必其初年事至堯舉舜妻
以文則在克諧允若之後矣焚廬浚井等事遷史載之
劉向列女傳記之委曲甚悉二子所傳又有不獨出於
萬章之所言者史記象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與

萬章所言又異當時帝二女何以自處然則謂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者事猶近理

○孟子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丹朱非九男之
一與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子商均
也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子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
人不子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堯子有十則所謂九男者
無丹朱矣舜子九但呂氏書云耳帝王世紀堯取散宜
氏生丹朱又有奭子九人皆不肖以天下命舜舜次妃
女英生商均又有奭子八人皆不肖以天下禪禹是又
求合呂氏書所云者呂氏勿論孟子九男事之語自可
疑堯誠有九男安得皆不肖其中苟一足用為善堯必

不置之而以天下屬他人為此非常之行矣然則堯子必無十人舜子必無九人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而皆不肖者無是理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不予其子天下而予人為至公也者不知至公之道之人也昔嘗怪舜不為堯後而舜有後於夏后氏之世其史逸與或曰丹朱之不肖以然然則禹曷為後商均是殆不可考矣淮南子謂堯屬舜以九子而傳天下焉堯誠有九子之屬舜若之何不選其人而封堯之後也然則堯之所生無若而人益明矣

○堯殺長子舜流母躬直躬證父孔子不見母前傳所稱大抵戰國時好事者為之也堯舜孔子大聖人也而冒不根之言無稽之事不見正於孟子可勝歎哉雖然千萬載至今人人能不信也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楚人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笑也

○堯之用鯀九載之民命亦可試乎宋人私試策以發問而不能答予曰後漢鄭興傳有言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

○舜之命禹為司空也論者謂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為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之授傳子記荀仲豫稱禹十二歲而為司空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

其功皆在十二歲後塗山未娶方娶之時當其父治水時年弱甚何世業為可傳而舜欲不易之有乎鯀治之年禹能從乎否乎今不可知水利害之大事非嬰孺之所習誠以禹為聖為是知則舜是命非求之於世業矣

○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為父讎孰有禹而事讎者哉韓非有言堯欲傳位於舜舜共工諫鯀又諫堯不聽而誅共鯀韓書不足據吾以理斷特然其言防 博 嶼 子產告晉韓宣子曰堯殛鯀云則是亦謂堯殛之也

○舜可以孔子而不得為孔子者其上有堯也孔子可以舜而不得為舜者非堯之世也聖人不免側陋或明揚于一時或光輝於萬世

○或載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將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湯乃謝罪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曰可矣乃與師春謂此特野人語湯伐桀非不得已也桀自絕於天天下去之而後湯不得已而伐之耳豈有先不入貢職欲因以觀其動之理乎豈有不入貢職因其能起九夷之師而謝罪請服而又不貢職因其起師不至而後伐之之理乎湯伊尹之謀如此則是伐桀之事未行之前湯已有不臣之心而伊尹又陷其君為跋扈之臣而使之懷姦以事其君也湯伊尹處心積慮如此不于其天而一于其力又何足以為湯與伊尹乎嗚

呼伐桀之事書及孟子言之已詳茲何足辯

○周書湯放桀而歸亳三年諸侯大會湯曰天子之位
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于諸侯諸侯莫敢當湯然後即
天子位夫天下之人不可一日而無主天子之位豈容
三年而無所立周書之言吾弗信也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
后立為嗣史記之文也以母賤對母正后言之是二母
明啓與辛非同母之所生也前此呂氏春秋載紂之母
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是太史
遷之所非者也而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
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小曰受廢妃生箕子年次

啓皆賢初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為妾及為后乃生辛
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為太子史據法爭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帝乙乃立辛為太子春惟史爭之辭
若果有之曰妾曰妻是謂二人若直謂啓與辛皆帝乙
在微時正妃所生之子則帝乙既即位正妃得為后矣
妻得從夫以貴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皆貴乎微子啓
不得稱嫡長子乎大紀論乃曰帝乙泥於立嫡而不知
受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吾不知其何
也世記蓋取之呂氏而載史據法以爭之辭揆之於理

豈非所當深疑而春直以為此法之不可通者也又按

山典周元忠書以紂為微子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
時人言如此按史記微子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

子比干則但云是紂醜感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史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皆為帝乙弟也紂於二人則是非以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天下三分之二之人心文王有弗得而辭者傳言文王砥德脩政而天下二岳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於是用崇侯虎言拘文王於羑里文王之臣散宜生輦致賂於紂文王乃得歸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是何言與散宜生賂紂事有無不可知文王玉門之事使有之不過用晦以自全耳而何其

謙之遂文王豈成君惡而陰利天下者哉是言蓋老氏之徒為之比老氏術也或又稱文王處岐事紂寃侮推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此文王之智也嗚呼文王所以欲事紂者但知臣子道當然耳辭地請炮烙誠不忍赤子之無辜而幸吾君之見從豈欲市已恩哉是言戰國策士之見亦老氏術也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將欲廢之必姑輔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無私成其私者非聖人之所為也

○周之業肇自后稷而公劉古公亶父世之公季繼之而文武興焉所以延八百年之慶者非當日之德也秦之先出於大費費非稷匹矣而費仲蜚廉惡來世之造父非子於天下何功而欲大之秦仲殺而繆公霸棄民而殉良孝公之後力行不義世稱虎狼之國而始皇恣嗜噬焉所以速二世之殃者非當年之罪也

○史記載紂囚西伯而闕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闕天之徒之賢乃以不正之賂而求贖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此聖人權道所繫也謂有此事可也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引仲虺之言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三百三千商周之刑有簡煩也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上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昏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維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被山帶

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為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下賢毋為勢家所奪何之意教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教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教之所以為教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陵藏金穴據

壑斷以自利者專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為也

○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蔡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說鄭桓公東會封於鄭魯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壑何與之爭封此一事耳劉向云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然則尚父之賢之智又倍於鄭桓矣而亦有待於逆旅之入之教耶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若知之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挾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跌而死從者莫不聞見理宣王之賢也杜伯之死不以辜而言此報也而况德不如宣王而非其君者乎齊侯諸兒為獸行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公而殺彭生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懼而墜車反而遇弒齊侯之死也晚矣

○史稱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歸之及敗而死則又曰徐不忍鬪其民故也以是世以偃王乃仁義而亡國者其信然耶偃王事詳無所考余聞之尸子曰徐偃王好怪

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則知偃王之亡國而喪身必他有以致之非仁義之罪也始之諸侯有歸之者值穆王之西遊而天下適無君耳非行仁義之所感也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曾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書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

以為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之晉文公逐麋失之聞農夫老古之言歸遇欒武子有悅色欒武子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古與俱歸而賞之他日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為言號亡之故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趙衰曰聽其言而棄其身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

○燕王好微巧而棘猴之詐得以饗其養新莽募奇技而鳥人之誑得以濫其職今使三尺童子聞之有不失笑者乎吾惡乎言近情事近理者之充足以感世也

○漢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式之財幾何牧羊餘利其足以助天子之邊耶武帝之窮兵非不可已者帝能不為窮兵黷武之事天下之力以休而財自裕何假乎有財者之輸委式不思以文景之恭儉感動上意而欲效所私蓄為助邊倡何哉天子使人問式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寬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式之為此趨悅天子之旨意其所欲言乃在所欲官也帝召拜為郎賜之田而布告之天下帝何示天下之不廣也豈非因式之輸委而有以動其好利之心與異日算鹽鐵算車船孰謂式不有以啓之式之逢君其罪大矣帝侈心一萌而好利如此則何怪乎桓靈之賣官鬻獄無紀極耶

○貢禹為元帝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既馬百餘匹武帝時宮女多至數千人方今既馬食粟將萬匹然則文景之時安得不富度武帝之後海內安得不虛耗耶

○漢宣帝以孝武朝樂未稱下詔群臣廷議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於民不宜為立朝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黃霸縱不舉劾俱下獄又明年出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章帝

○秦始皇平六國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此秦之所以亡也漢高祖入關悉除去秦苛法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漢之所以興也

○秦二世望夷之變旁獨有一宦者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隋煬帝在江都有宮人白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嗚呼秦隋之惡至是極矣

○賈誼過秦論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未當滅也史記本紀引之班固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余觀魏世家太史公曰秦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春曰書有之惟命不于常司焉遷知天之令秦平海內而不知秦無道為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固之論秦嬰即遷論魏之言也○項羽傳太史公之論羽篤矣雖然羽東城自明之言非謬言也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敗而亡誠天亡之非用兵之罪也羽不務德而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天不

祐也非天亡而何羽自言天亡則自知所以得罪於天者有在尚何謂其無所覺悟而不自責耶

○吾楚於春秋弗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豈齊晉諸君不足惜亡若懷王之為民痛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誘弄齊晉所遮笑者而民特憐之不懷王故矣田氏代齊趙魏氏分齊晉非夫舊脈惟楚繇顯項邈奮簞而迨懷王其統未之奸也齊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嬴秦續呂得天下重無復仁義焉義之名楚可丁耳雖在春秋必將楚與六國之滅所以楚最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楚後以敗此居鄴人立楚之後之言所以拳拳為楚世將勸與懷

王孫心復為懷王從民所望義所當矣秦亡楚帝則大
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名乎義而心出於詳命焉不用
江南之逐旋殺于郴羽其時雖猶冒楚之稱已和不可
姜虔藉斯不可雖統而已奸一無復仁義天下負羽以
不義之名於此乎歸于漢始嗚呼以涉而勢乃不長既
帝之又弑之狐狸狐猾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
義也羽殺義帝是羽自墮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滅其
楚矣今羽之言以為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以論功
伐為哉顧此吾家主凡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
無所服後至忿戕乎主擅主之家則凡同吾奉主行事
之人孰肯忍吾倏然而主乎家也嗚呼漢欲不興楚其

欲不滅耶漢鼓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

談行縞素

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殺義帝者矣嚮使其義帝之
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鹿以獻羽其所稱霸猶
春秋桓文之義俱天下諸侯以朝盱台之都羊廟世楚
吾家其不為有主乎而羽不然九江王縱未叛楚與漢
而義與不義已潛歸于此義與不義其為興滅要如此
哉春觀楚漢相距之際疑漢敗楚之難雖然吾不能盡
許漢也隋準公新城發喪袒哭三日義兵加賊何所向
而足誅而愛于彭城置酒高會銷感激流涕之氣遣隋
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帝者而擊楚之殺義帝者此不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臨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未甚奮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未即興其義之未甚奮之
過也吾惟深悲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爲興滅之機遂
有暨劉項之事而反復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
生存之嘗嘗爲帝矣作中者曾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
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爲人牧羊不知何人
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嘗不知其年方殺之之嘗不知
其歛葬之禮方漢即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戶奉守
之舉不知其有不也悲乎亡秦必楚楚最亡罪秦亡楚
帝帝楚之義涉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
懷上之未立楚而張楚之僞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西楚
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爲楚王爲義帝楚之義也義楚

以首漢可也而火氏首逆楚於本紀首僞楚於列傳於
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揆驟畧附然之劉項之事此
吾暨劉項之事而反復之所以論義不義爲興滅之機
而重致辨乎僞逆嗚呼義動人心爲人所憐楚人立朝
延祀永年至於今日不亦宜乎

○呂氏春秋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
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
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
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
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
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街丹書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呂謂代火者必將水秦是也則漢是也而漢初從赤帝子之說色尚赤至文帝十四年始改尚黃秦水尚黑曰白帝子者白者黑之母赤者黃之母也漢堯之後土德不疑

○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或曰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且夫姓氏之受自黃帝以來世裔不變所以別族類重人倫謹姻禮也千萬載下而欲亂之可

乎左傳正義引世本舜姓姚氏至胡公周賜姓媯以為賜姓自周始此後世賜國姓之所由祖也按史記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胡公之為媯非周賜姓賜國姓實始自漢劉敞極無謂唐賜徐世勣朱全忠姓李宋賜夏元昊姓趙一與一奪受之去之又何有為輕重乎

○禮有謚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謚不如名著舜者准也隋也禹者輔也湯者讓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土豈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

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
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
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
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
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群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
不為褒少不為貶今謚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
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孝謂陵
朝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謚號益衍而
廣皆準唐為例非古制也春按唐世累朝群臣又有請
上尊號之舉乃近於生謚矣臣子以此獻諛君父安顧
其非禮也玄宗還西京之明年御殿授冊加肅宗尊號

肅宗固辭大聖之號不許於是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
皇天帝此其父子遞諛一時乃不典之甚者五代南唐
僭位群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
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以盛唐所不及金章宗
時群臣累請上尊號不許詔張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
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
尊號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
僭切上曰卿用祖禹言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
嘗受也

餘冬序錄卷一

餘冬序錄摘涂卷之二

內篇第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晉文公之赦里鳧須與
 類始而人自危諸將往
 我何懼也曰雍齒尚為
 安人心者非誠然也奪
 得同驂諸將不謀反齒
 哉若夫盛德之主則不
 私憾其封之耶彼有功
 人自不危諸將偶語之
 主守自無矣何假是為
 寬大示哉

○沛公始入秦見秦宮中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皆秦所以亡也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復諫乃還霸上沛公之不聽而聽良也其重良故爾沛公如留秦宮而項羽至何以自解欲求為富家翁可得邪魏曹爽在伊南司馬懿奏爽於帝拒範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言之再四不聽自甲夜至五鼓爽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嗚呼此爽等之所坐族滅也

○漢王敗彭越下諸侯叛漢歸楚王至滎陽楚攻之急乃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以繫人心知有國之本矣又

復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史稱帝規模宏遠是豈待定天下後而始見之帝此舉萃聚天下於渙散之時使根深本固可戰可守於取天下蓋萬全矣彼嗜啞扛鼎之夫挾妻子欲與決一戰之雌雄者固非其對也帝命何守關中為法令約束事有不及奏決者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令絕者特其一事耳

○漢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吾之所以得天下在用此三人耳而韓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過曰漢屈群策而已夫已所不如之人而肯為吾用已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

而將之群有策焉我得而屈之此其不能之能必有以高乎一世之人者矣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恐劉備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才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於是操行弗疑操既北備說表襲許表果不從表卒操軍至蒯越等勸劉琮降操曰將軍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聞表卒言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請於此時弔表一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而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

操遣鍾繇向漢中劉璋聞之內懼用張松計使人迎備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劉巴亦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若使備討張曾是於虎於山林也璋並不從備至嚴顏歎曰此所謂放虎自衛者也不二年備因遂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也若漢高帝之為高帝真英雄也哉

○呂后問高帝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慙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

龜山楊氏謂高帝有疑陳平之心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而王陵以慙見竦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春以為不然嗚呼漢高告后之言知人之精鑿也平智有餘可以全社稷帝則已知而曰難獨任者帝知平之不能面折廷諍而有背約阿意之事也呂氏專制欲私所戚不有王陵誰持天下正義陵繼蕭曹以少慙柱爛倒之世帝之取陵在是而憂陵之不容者亦在是故又欲以難獨任者助之耳后之世平無隙而陵見竦豈陵之罪哉而謂陵無益於國天下者高帝之天下也陵之對后之言也果無益於誰之國耶高帝論相就后世言之楊氏以平專相文帝朝無間言而非帝之所以疑平者亦過矣嗚呼帝之言知人之精鑿也

○蕭何請上林空地民得入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遂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金乎帝於是赦出相國周勃就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絳皇帝爾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於是赦絳侯復爵邑甚矣太后之言有似乎王衛尉之口也人患功德不顯著耳功德誠著罪自可不

疑也而又必借乎人言何也勃子亞夫平七國之難有大功亞夫子爲父買功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爲人所告廷尉責問亞夫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樂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遂嘔血死吏之謂反地下之言是何理以人命悅上意而置無罪有功之臣於死地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豈無人能爲解何與勃之言者亦由帝之不復可與言故也

○宋景文筆記高祖知呂氏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蕭曹平勃等故委戚氏不願爲天下計俾后佐之耳老泉權書

高祖知有呂氏之禍而不去呂后者勢不可也即是此意其論欲斬樊噲一節推出高祖心事尤有見識高祖不去呂后以制諸將而噲娶於呂氏則又不可不去噲使諸將得制呂氏故噲出伐燕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立命平勃即斬之高祖豈不顧念戚氏然自是爲戚氏結怨呂氏益深矣

○漢七國之反大封使之也高祖封濞爲吳王拊其背曰若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景帝三年吳王濞果連七國舉兵反高祖蓋前知之然不思所以制之道而夫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爲貽厥孫謀

者矣

○漢惠帝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生曰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願為原廟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生始諫帝是矣而終教之以遂過何也柳宗元桐葉封弟辯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當十易不為病天子無戲言之云非周公所宜用而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知復道之失而又為之辭是得為引君子當道者耶且天子之廟古也有制原廟又何為者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而生欲廣多宗廟為孝之本我未之前聞也漢世詔天下立諸帝廟蓋叔孫生此言發之其不變甚矣

○賈誼上疏漢文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語竊意帝恭儉之主寧當有遊樂事誼特假是以發警耳及觀賈山所上至言云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又云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然則文帝真復有是事矣而帝不失為漢守成之令主者帝能納二臣之言也史稱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未之未嘗不稱善又稱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帝之能納諫如此

能自克也如此射獵之娛於帝何有木受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帝晚節必默躬行黎民醇厚治與成康並美有
以哉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
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又安不事兵
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
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
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
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為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
亞夫則負將軍而霸上棘門見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
以廣為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
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且
不相况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來世猶有
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
宮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况不如援
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羅跋扈將軍之禍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為相恐天下以私廣國也元帝
不用馮野王為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以野
王為比也彼賢有行曠行能第一璠公論所歸者且以
嫌避如此不為公論所歸者其又可假是位乎然其後

竟羅王莽之禍光武時馬援位不攝才爵不酬忠光武
豈簡賢者殆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
任爾明帝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援
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
封侯與政蓋懲莽禍非但欲如文元二帝避嫌而已

○申屠嘉之為相也太中大夫鄧通戲殿上文帝則聽
其激召度已見困然後遣使謝而請之內史晁錯穿宗
廟垣而景帝不容其問且自誑乃我使為以託有罪周
亞夫之為將也文帝勞軍至候其壁門至從其軍中不
得驅馳之令而有負將軍之嘆亞夫之為相也景帝濫
侯降虜既不能用其議大裁不著又待以非禮免官

其罪而又以非罪召請廷尉嘉亞夫賢將相也立文帝
朝皆能疆直自遂及入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
亞夫之能遂其職於前而無褊心負氣之累者豈獨嘉
亞夫之賢也哉今就二人始末觀之文景之優劣明矣
○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
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

○史稱漢文專務以德化人故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唐
長孫順德受人覬覦事覺太宗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
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
受刑如不知愧殺之何益此太宗欲效漢文事耳雖然
此事豈可以勸小人賞不可以訓有罪此豈先王之道

也

○漢武之殺昭平君也事具傳東方朔前上壽曰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為帝之所處其足以當此乎隆憲公主為子納金預贖死罪而帝許之也當日已誣先帝之法矣帝惟許隆憲之贖死故有以成其子昭平之死罪昭平日驕醉殺主傳非其有所恃乎誣先帝之法下負萬民帝知其不可前日之請何為許之前日徇弟之私請而今日欲行先帝之公法帝奈何負死者之屬而又負生者之望也許之之失不可追今日之事獨有屈法以伸恩耳昭平為親弟之子又女夫也律有議親議貴此不可議乎以醉

殺人而罪抵死即於情尚有可矜者以女之傳之死而殺女之夫此又豈人情之所忍堪者哉然則贖昭平之死故為庶人亦未為甚誣法而負民也帝念不及此雖為之流涕何補於仁義哉

○漢武帝遊宴後庭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以司馬遷為之遷故太史令坐上書救李陵而下蠶室者至宣帝因用宦者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僕射國家樞機之任歸於昵近自此宦者竊威柄矣東漢和帝誅竇憲宦者鄭眾與其謀策劾賞眾每辭多受少帝賢之以為大長秋常與之議論政事自此宦者專事權矣夫遷本賢士夫眾之為人皆不世有二帝任

之遂為後世故事豈貽謀之道哉先儒謂宣帝開三大
釁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又謂衆雖賢於其徒然開
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孝和之罪也二帝之事豈獨以
亡漢國為漢世大患而已哉後世受宦者之禍二帝始
作俑之罪也宦者置身非所當任以成後世之禍司馬
遷鄭衆不能逃其罪也何賢之足稱也

○漢武帝立衛子夫為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
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唐玄
宗寵貴妃楊氏三姊並為國夫人出入宮掖舊唐書天下
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嗟夫
女寵之禍何代無之

○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郊郟卜世卜年之事拒之史
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則是無是事也而後人緣
此又為周過其胥之說茲所謂癡人說夢者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左傳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
也楚人有饋箠醪者楚莊王授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
飲之三軍皆醉史記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
醉醉其賜也然則靈言詭賜亦足以感士耶士非虛詭
所能感也楚子興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城高池深積粟多國非不固而楚莊王以為此陳之
可伐也數戰數勝兵非不強而魏李克以為此吳之所

以亡也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公家畜罷而不爲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贖之窮士聞之而歸心焉吳越春秋越王勾踐伐吳道見龜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一大夫托物感人入即爲之効死力矣若夫仁聲善教之旣深而有素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口論孝武始爲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告僖等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有司逮訊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也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德澤天下所共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死即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書奏帝拜僖蘭臺令史夫以孝武之爲居宣帝帝帝爲之

子孫議論在當時已不可過如此

○光武之世而韓歆用且諫死論者以為仁明之累按
史稱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廢帝追賜錢穀以
成禮葬之蓋不能無深悔也歐陽歆自汝南太守為大
司徒此優擢也是年坐別為太守度田不實下獄諸生
守闕為歆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別者有求代死者
帝竟不赦歆死獄中何也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
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帝嘗謂馬援言吾甚恨前殺
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
復生帝大笑帝其亦思前此固有死非其罪及罪有可
矜者乎而代大司徒歆者戴涉他口又坐故入大倉令

罪下獄死吾不知當時倉令得故入何罪已斷決與不
而涉之勲賢至以死償之曾未如孝宣劾穀之時而張
敞之五日京兆因怨殺人猶得以才進也帝用刑如此
所謂仁明之累多矣

○祭尊薨於軍光武之許之甚每朝會歎曰安得憂國奉
公如祭征虜者惟帝心功不以存亡為問帝於股肱之
痛情蓋有不容已者天群臣聞之自當其能憂國奉公
否乎法導之所以憂國奉公者豈不可也姚期乃曰陛
下哀念祭導群臣各亦慚懼有如憂國奉公如征虜者
何慚懼之有哉將益有所感激知其所以憂國奉公者
必為上之所念矣帝曰是歎也非群臣勸戒之一機耶

○漢章帝初即位匈奴圍關寵於柳城中國救兵不至
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
圍之歷旬不下寵上書曰求救詔公卿會議第五倫以為
不宜救鮑昱曰今使一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
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事後無邊事可也
匈奴如復犯塞為寇將何以使將乎帝於是出兵救之
漢末公孫瓚據有幽州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
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日力戰後袁紹攻瓚南界別營
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
至其門瓚以敗亡鮑昱之言瓚之謂已

○梁冀專政忠臣伏鉄辨義士竄草野桓帝與之同聲

若甘心焉及陳授之死節香妻宣之告然後發怒與諸
閹謀而誅之前豈無大於此可怒之事可誅之卻乎授
蓋小黃門徐璜所引而宣則中常侍袁赦之鄰故也帝
之討賊一出於宦官之意一成於宦官之力無怪乎嬖
寵閹倖自是日橫而忠臣正士重為之齏粉矣

餘冬序錄卷二

餘冬序錄修陔卷之三

內篇第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為國學生仲方編輯

蜀先主病篤屬諸葛亮以後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史臣謂此言足空疑隙不逞之釁幸劉
禪闇弱性無猜險而諸葛感略足以檢衛異端故同異
無由生耳此君子居正之義然非所以論備也聞誠布
公備亮相信久矣備於外禹之事特未行耳身後所屬
誰敢嫌之丞相之不取固丞相之節也誰敢謀之前時
孫策何入策臨亡謂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
取夫事會之來未有終極常變理當異視此可謂非策

之由衷語耶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兗州牧郡縣背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甄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表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使行紹不從豐強諫迂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忘不亮吾忠而吾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恣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之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是故操終育天下而紹自是敗滅趙染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曹徽諫曰困獸猶鬥况於國乎不聽與索綝戰敗績悔曰吾不用曹徽之言以至於此是乃斬徽榮不足道也智謀之士曷亦思擇其所事哉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人皆言關東之變劉后吝財之罪以此觀之莊宗固有致之者矣

○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畏欲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在官渡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今日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徙之懼必不安操不徙既而

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操謂濟曰本
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操之計如此雖謂之愚可也
他日操又使張郃西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行竟無
功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使熬晉趙儼督領護送微
儼安諭有術事亦中敗而操不成他日又嫌荊州殘民
及屯田在漢川者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
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親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
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微懿之
言又復爲叢賊雀矣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
實河朔時天旱蝗民飢群臣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辛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力爭之帝乃徙其半
父子所見如此

○曹孟德求賢之令予讀之不能無怪駭也有才無行
此老瞞所自處者柰何示人而必以得是爲嫌耶建安
十五年令曰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
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鈞於涓濱與
盜嫂受金而未遇者十九年又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
進取進取之士未必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士
有偏短庸可察乎二十二年又令曰伊傳出於賤人營
仲桓公賊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吳起殺妻求將毋
死不歸今天下得無有至德放在民間及負汙辱不仁
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乎噫瞞之取才以定亂姑

擢於心如魏之用起燕之聽秦漢之不棄信平可矣而
可著之今爲天下人告耶田文之脫函谷寔賴鷄鳴狗
盜之力而鷄鳴狗盜非所以示人之道也人各有能有
不能孔子之論公綽也有在今欲置德而任才豈聖人
之本旨哉甚矣邪正不比迹而薰蕕不共器也志鈞渭
之潔與挾盜嫂之惡者不可同日語伊傳是何等人物
在管氏已非其匹斯人而庸于時吳陳諸子得免刑誅
爲幸其何齒錄之有若使不仁不孝負汙辱者而行其
治國用兵之術又是何等時世民間至德有伊傳其人
亦當老死蒿萊而已曹氏安能得其同堂而分治哉瞞
自知身乃凶狡譎變之魁決不爲正士所與故汲汲於

其所類者以濟其所欲爲耳柰之何其以令天下也上
之求賢不患無才而患無行不患有才者之難致而患
有行者之不易來才行備者恃其抱負不輕出處含光
匿景應德竢時區區泛然之言非所能餌有才而無行
者當季末之世擾攘之秋彼其貴富之途事功之會固
所塞蒙濡足望而趨焉者也又何假乎令之屢求而吾
乃明以無行而求焉彼羞惡之心未能盡亡亦必不肯
自比於不仁不孝者負汙冒耻而應是令矣其應令而
至者又將無賴不檢非陳平吳起之才而有其惡之人
矣噫是令也非傷敗風俗壞人心之極弊耶漢武詔察
茂材而有及於斯弛之士論者病之然不如是之甚也

用人不求備舍短取長畧瑕舉秀法自當爾何必直形
之言顯顯然以勸無行之人為已用哉意有才而無行
者小人之雄也當時魏諷曹偉郭嘉董昭劉擘父子及
司馬氏皆是物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瞞乃汲
汲於是焉瞞之所自處可知已此非瞞之所以自解於
世者與漢室就傾曹氏實持之而傾漢室者亦在曹氏
瞞欲以小人藉口一時而不為其子孫計之異日卒亡
曹氏者有才無行之人也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當塗高
之弗永何怪哉

○曹操之黨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相國進爵國公九
錫備物以彰殊勛荀彧以為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不悅或飲藥而卒明年漢封操為魏公加九錫操志
也越四年操遂自立為王孫權嘗稱臣於操稱說天命
操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及聞陳羣等
言又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之逆節自是有
不得而自掩者操欲以子代漢有天下也明年操卒子
丕立而篡漢焉魏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操
之教也明年進爵為王昭之黨荀顛等議與三公相率
而拜王祥曰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於是顛拜而祥
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昭以子
攸繼兄師後嘗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百年之後大
業宜歸攸山濤等諫之乃立子炎為世子昭之逆節自

是有不得而自掩者昭欲以子代魏有天下也明年昭卒炎立而篡魏焉凡若此者一皆操之教也魏晉之後亂臣賊子之事必以魏晉為師然其効可睹矣

○傳曰王者不治夷狄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為邊境夫治內之與治外勢當異觀恩之與威理宜異施然所以為之制者要皆不可踰也漢末裴潛自代郡太守遷為丞相掾潛謂曹公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爭訟之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後魏陸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莫弗訟侯嚴急無恩還請

前鎮侍郎狐太武許之侯還言於太武曰郎狐復鎮焉量不過周年狐身必敗高車必叛既而諸莫弗果殺狐而叛太武問故侯曰夫高車無禮難為其上臣厲之以威嚴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訟臣無恩稱狐之美狐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以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牧之以威則人懷恚怨恚怨既生欺亂彰矣侯之所言者正裴潛之所料事也然則治夷狄為邊境而莫為之禁制可乎冠履法度聖人豈獨以律內地與吾人而已哉大抵御下之道其始不可不嚴其終不可不寬始嚴則其法能立終寬則其政能久嚴而濟之以寬則易寬而回

之以釁則難此子太叔所以痛哭於子產臨沒之遺言也然則是道又豈獨以治夷狄為邊境而已哉

○曹丕覽漢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已而窺聖人謂其亦只是慕而文之以避讓耳丁謂不信古有忠臣孝子意正如此丁謂在中書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此言見王文正公筆錄觀此自可知丁之為人矣

○魏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君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君

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先主龍奪璋上權以濟業昔人譬諸斷手金軀何樂之有而酣醺中失辭如此李漢之不能汰復舊物其器固亦有所未優乎而吾於亞子輩何譏

○西漢以外戚傾覆厥家東都之禍莫闕宦為橫若推其本始亦由政出母氏有以致之魏文帝即位之三年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大

后后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
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其垂法子孫善矣
然其時卞太后在上此詔之出無乃有未安乎史稱卞
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
賞賜念自佚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行儉
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加罪一等莫望錢米
恩貸也卞非私外戚而規權利者科禁之事當時必不
虛設帝若以此詔為太后命而出之示永憲焉於順親
之道庶幾其無憾哉

○魏書載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
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
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年行儉日久不能自
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
貸也然魏畧云卞后弟秉當建安時為別郡司馬后常
對太祖恣言太祖曰但得與我作弟婦不為多邪后又
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
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與魏書所載后前後意情
實異裴松之謂舊史崇飾虛文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
善皆難以實錄陳氏刪落蓋有以也

○魏高貴鄉公之立非司馬昭意也太后意也髦於禮
小宗有當後大宗義昭寧不知而欲立武之季髦好學
夙成蓋昭所忌屈於太后此義而後立之髦即位之日

百寮陪位者欣欣焉昭之所忌有在矣為髦計者惟欲
鋒晦尤以養昭罪延之歲月會其事勢謀諸心腹可以
萬全決於一旦庶幾有濟乃猥自發舒預警權臣之聽
視豈不悖乎史稱髦神明爽馮德音宣朗嚴朝昭問鍾
會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昭曰若如卿言
社稷之福也司馬昭之言豈為魏社稷計者司馬宣王
問王濟於蔣濟濟曰文武忠孝既而悔之曰吾此言破
人家國凌用是不免會之言濟之言也會之言昭之所
尤忌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髦與侍臣論古帝王優劣
高夏康而下漢高志意慷慨奮欲中興使人坐而防焉
其鷲擊之道乎其布德非謀之道乎石苞司馬家故吏

辭髦留中盡日招要過問故苞曰非常人也未幾而難
作嗚呼幾事不密則害成當日事髦不討昭昭必弑髦
王經所謂欲除疾而更深之者不在投板之際而路人
已先知矣予嘗悲髦之才弗克濟而史以廢書下與東
晉六朝諸廢帝比可痛也夫是故論之如此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
除之而蔬食哀毀如居喪者推武帝之志可為滕世子
矣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遠服禮也漢文帝除
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復
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祜之言又得孟子告滕世子之意
矣玄乃以為難行又以主上不除天下除之為但有父

子無復君臣而止之嗟夫祐不止於玄祐之言必能成武帝之志武帝之志必能復先王之法何難行也主上服不三年不除則孟子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天下豈有除之者邪何謂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玄言王上不除天下除之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然則上下俱除之也豈不為無復君臣且無復父子耶嗟夫至是不忍言矣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明帝蓋不自知牛繼馬後晉已絕矣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也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晉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孔嚴與庾劭議曰順本居本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後諸儒以嚴議為長竟從之哀帝本成帝子也承統之議當時若為而復有異豈不以康帝為成帝弟而穆帝以康帝子皆先哀帝承統故邪哀帝以成帝嫡子嗣位在二帝後故於承統猶不免異議如此當時廷臣其必各有說矣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群臣數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

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
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夫君臣宴享具有典
禮不聞將相之尊自執伶優之事齊德之不長於開業
之君見之可勝歎哉儉之謂唯知誦書善矣然所誦乃
昔人諛佞之文此為不盡耳嘗記唐中宗一事與此極
類景龍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為樂張錫為談
客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顰杜元琰誦婆羅門
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戡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樺誦
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
語止之唐之君臣狂縱乃爾如之何不落亂也郭山樺
所誦有規諷意賢於上儉之所誦者好樂無荒正其時

當三復處李嶠身為輔相曾不以諫而又以為諱其用
心是何等狗彘大宗嘗謂盧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國
初恩遇勛舊宴會懽恰必間有之然已貽謀非懿纔一
再傳及其孫而綱紀蕩然遂至於此嗚呼豈非萬世之
炯戒哉

○此齊邢時以經授皇太子尉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
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
而嘉之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
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
可以養太子哉邢有見太公之所以傳太子者矣
○梁武帝天監元年引見齊豫章王嶷子恪等謂曰宋

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爲
唯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
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
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能害害亦不能得也宋太祖即位之初頗好
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不
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
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
不應爲天下主雖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
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改禁也昔人嘗言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命於兩間者謂之人人與物皆有命皆
由天也而况爲天子者哉然天命終不可恃紂不曰我
生不有命在天乎

○古者明刑弼教刑以止殺乃仁義之交爲用也梁武
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
泣而宥之遂使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
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史補
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嗚呼帝於此其爲不慈
不愛也甚矣末年叛臣逆子之禍人死如麻吳會江郢
間所至流丹積白佛戒果安在哉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漢
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

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故爾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世往往有之謀臣猛將以此而終悔者多矣東魏邙山之戰彭樂以數千騎衝入魏軍魏軍既敗高歡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從其言遂歸渦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衆大潰以數騎自硤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不終臣事罪則有在抑由後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遂致如此樂紹宗豈獨欲養寇以自資而留患自救之心不能無也高歡臨死謂

其世子澄曰彭樂心腹難得且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歡之疑樂蓋自其追黑獺時已深禁齟知紹宗之才而故不之貴使澄得私其恩而為澄用然竟何益高氏父子若積誠御物物以誠應彭樂自可腹吾赤心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迹預施激誘吾有機心於此物苟非頑然者亦豈不知而肯一一墮吾計中決無此理歡之所言者徒以斃樂而已紹宗非陳元象素安其意其肯為澄用邪

○隋平陳之後蘇威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然舉兵反者至執縣令或抽其腹或齧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此所謂以言教者訟也

○漢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候日甬中居頃之日
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及改元之年人有
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
正服鬼神之事隋太史令袁充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
長上大悅將作役功因加課程丁匠苦之當時豈容無
論其誣罔者及改元仁壽也充又上表言誕聖之異寶
曆之元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洪基長筭永永無窮
上大悅賞賜優崇濟輩莫比充之所言即新垣平所言
之詐也漢文帝本無過舉其所失者祇在於信平也隋
時庾季才通占玄象自梁周間有名亦嘗贊隋文應天
受命遷都之議帝嘆其神其術藝精通為上所重張胃

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遂
怒坐免職夫季才之當信異乎人之告平者而隋帝特
悅充言之詐而不回其視漢文帝之誅夷平亦相遠甚
矣

○梁紂之惡遇湯文之聖而益著秦隋之無道後世必
首言之其興滅之速故也晦菴言朱梁不久而滅無人
為他藏掩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嗚
呼小人為不善世蓋有年而弗聞者矣

○商紂為傾宮隋煬為迷樓曰傾曰迷天命之矣欲不
亂亡得乎吳人自稱曰儂陳后主喜稱儂隋煬亦自稱
儂昔人有自稱為瞞者非美名也唐明皇自稱阿瞞亦

近於言妖矣

○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曹丕借舜禹而竊國李世民計周公而誅其兄弟

餘冬序錄卷三

餘冬序錄固如卷之四

內篇第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三代而下帝王之能言者未有勝唐太宗者也所恨其行不掩焉耳太宗自言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然帝嘗慮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司門令吏受絹一匹不有尚書裴矩陷人於法之諫令吏不免罪誅此豈所謂至誠事邪而又有大焉者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仕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帝於大臣而

御之不以誠乃如此矣此可以為貽謀之道否乎御史
權萬紀李仁發前此俱以告訐有寵於帝諸大臣數被
譴怒其於昵奸自損多矣趙郡王孝恭等表請封禪帝
不許明年群臣復請帝曰若天下久安家給人足雖不
封禪何傷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
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
數尺之士然後可表其誠敬乎未幾挫於衆口又欲封
禪侍中魏徵力言不可帝至詰問再四非兩河數州大
水為災虛名之崇未肯已也帝嘗錄囚有劉恭者頰有
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若天將興之非朕
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及後星變太史占

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以
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沒其家帝密問太史令李
淳風以秘記所云欲盡殺諸疑似者淳風曰天之所命
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帝乃止臣下之所諫
者大抵帝之所能自言者也而行不掩焉耳許彥周詩
話載其先伯父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
宗泣君集意惡勞臣疑至公一以發智術相維持金史
世宗嘗言太宗吮瘡剪髮須皆是權譎而議其出李勣事
以為君人者焉用為受忍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
當日帝於地下有知不能無厚頰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文女主昌民間

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欲盡殺諸疑似者以訪於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臣仰慈俯察其人已在陛下宮中其兆說矣按是時武士護女以美色召入後宮爲才人已十餘年矣高宗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武氏嘗得近於太宗矣而太宗曾不於此疑及武氏何也高宗感業寺之遇兩情對泣長髮獲幸距星變時財三四年而止永徽五年武氏已拜昭儀太史之所占與民間之所傳者不知何爲一皆忘之明年議廢王后后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皆極口切諫言宜無所不盡而前此所占所傳者亦畧弗之及豈先朝所爲言者聞不宜泄雖廷臣有弗知今雖知之而非可顯白者邪意者秘記本無是言太史亦無是占唐人特以武氏非常之禍事定之後而追論之以神其故邪嗚呼治亂信有天命存焉則亦以膚泰山不見亦極可怪駭耳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貴富之

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况於人乎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悻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大怒欲挾殺之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

○唐明皇當潼關之敗遽起幸蜀是李氏之根本未搖而撼之以示其拔也其不至於仆亦危矣盜方欲入我室為主人者不思率賊獲而拒之乃委其室以為必走之計則室中之資皆盜之所有彼賊獲者尚誰為守而我何可以復歸乎明皇之幸蜀事大類此然李氏根本

幾仆而復植者徒以其子肅宗在爾論者以子叛父為肅宗罪然則出亡之主復可以君天下乎所恨肅宗之立不在父詔之後功成之日耳

○明皇幸蜀之日過左藏揚國忠請焚左藏明皇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過便橋國忠使人焚橋明皇曰士庶避賊求生奈何絕其歸路即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之明皇當此奔播而德有不絕於民者如此然則李氏九廟所以復祀者民固亦不能絕之也歟帝之不聽國忠得矣而從其幸蜀之勸則大失計也堂堂殿陛既已不能自立則復何地而可安耶帝之行至馬嵬蓋亦有甚悔者惜乎國忠之

誅不發於未幸蜀之前也

○張均張垔從賊之罪明皇歷言其不可赦者事有在也而肅宗必欲賞其死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肅宗不感恩於君父而私感張氏豈不悖哉法者人君所與天下共之亂臣賊子乃必誅而無赦者也肅宗曰臣不能活均垔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然則礪公法徇私情其何以見天下乎肅宗之謂有今日者果由張說父子力邪而欲違君父處分肅宗不惟不知父命且不
知有天命矣宋潘枋端平初以進士廷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貺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

○唐肅宗制於張后以疾不朝上皇宋光宗感於李后以疾不過重華上皇自興慶宮移西內怏怏而終壽皇因登望朝露臺聞有呼趙官家者悽然不樂自此寢不豫父子皆相繼而崩嗚呼孝衰妻子萬眾乃若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李輔國之逆代宗首政之所當亟討者也肅宗疾劇張后召太子欲誅輔國與程元振太子恐致震驚泣不從命是也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輔國等知其謀勒兵收係遷后別殿并左右幽於後宮實皆以太子之命也然則太子之命可施於母后乎輔國遷后時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帝

崩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殺后并
係及兇王憫太子不預聞乎故也太子之命輔國矯之
也然則太子即位而不討賊何也后嘗數危太子及所
生興王侶卒位始定其召越王之謀若使事成太子安
危猶未可知雖然后則不母太子無仇母理當日之事
太子不能靖難凌霄之門而見制於飛龍威所以貽君
父之憂者罪已難逭后事不成而輔國得成其逆此太
子之所爲不共戴天者也所當不竢即位而亟討焉昔
也而代宗乃以爲功而寵秩之司空中書令之兼博陸
王爵之封人臣尊無與二然則削贖春秋之所許乎成
濟不有功於司馬氏乎代宗於臣子之道悖矣輔國之
死也史稱代宗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
入其第竊其首而去及葬仍贈太傅嗚呼春秋之大義
不明于後世一至此哉

○唐德宗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問宰相詩云呦呦鹿
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揚珏以爾雅穎蕭爲對上曰詩
疏棠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穎蕭又一日問古詩輕
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相未對上曰即今之脫剗真
誥言安妃有斲栗金條脫是臂飾時稱德宗好學此特
書生餘習帝王萬機之隙而用心於此亦可惜耳宋呂
原明初作侍講告其君有言人君之學不在於徧讀雜
書多知小事而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區區唐室君

臣蓋不足以知此也

○唐憲宗即位不立后是上缺陰教而下乏母儀也古
今豈有外朝當陽而後宮無正位者哉豈有不立后而
立太子者哉元和四年帝用李絳言立長子鄭王寧為
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六年太子寧薨七年立遂王恒
為太子恒郭貴妃之子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
貴九年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為皇后是請則既已晚矣
帝以歲時禁忌不許帝意以妃門宗彊盛恐正位之後
後宮莫得進故託此拒羣臣之請耳自是終帝之世無
儼體天下寧有是哉吐突承瓘謀挫國本致澧王憚不
得其死王守澄等得弄威福皆內無主母之所致也太

子聞承瓘之謀遣人問計其舅郭釗釗以但盡孝謹勿
恤其它為對此李泌之所以告順宗者有道之言也穆
宗長慶四年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
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宗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
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
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
之太后兄劉問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
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以此觀之郭太后其賢矣哉乃其族人無愧於陽裔矣
憲宗之所為慮者何其淺也大中二年郭太后暴崩于
興慶宮宣宗以鄭太后故至不欲合葬景陵禮院坐奠

官焉嗚呼嫡庶貴賤八倫之定位也憲宗不推嫡庶之所由而貴賤之及世一易遂亂貴賤之位而家道不正致使宣宗不敢以庶孽弑嫡母崇其所生而黜正嫡之禮者憲宗之過也嗚呼夫夫婦婦天地之常經也憲宗內宮郭不受后冊而太后於穆宗之世宣宗意豈不曰郭之為太后猶吾鄭之為太后也哉此所以為憲宗之過也春故推本而言之

○唐李德裕嘗為武宗言將帥出征屢敗之弊由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每軍有官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

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然德裕不夫監軍監使者亦勢不可去邠宋仁宗時以宦者王守忠為都鈐轄富弼言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及後又用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主蕃部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安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然其後子孫至以將帥權歸宦者徽宗任童貫軍功封王而答金源之禍金世宗嘗與丞相襄議及監軍之事

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取及叔世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之及宣宗自南渡後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史臣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還營太祖亦歸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及王溥魏仁浦等皆至質頗諫讓太祖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出內制書禪位及太宗

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

溥當曰周帝內制

書出翰林承旨陶穀按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東軒筆錄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已上東軒筆錄其黨所為言宣力者意指前禪文也太祖薄之蓋於穀無所取也穀聞作詩云云太祖薄其怨望自是決意不用然則失節之婦豈後夫之所貴重者乎蕭梁沈約久處端拱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武帝終不用殆類是已

○宋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彛諫以為彥卿名位

已盛不可復委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
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
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止水記王祐事太
祖爲知制誥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時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于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還朝上問汝敢保彥卿無異意乎
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
辜故亨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上怒貶祐行軍司馬華
州安置碑錄聞此一符彥卿也太祖待之始則何厚而
終疑之微王祐則幾不測矣飛語之上聞也毋亦趙普
之言之餘而生其疑以致是爾彥卿非普之言安知其

不負宋太祖非祐之言安知其不殺無辜而解軍杯
聞使下無所恃上無所忌太祖前此所以處石守信王
審琦諸鎮將者固有道矣

○宋太祖謂秦王侍講曰帝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
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太宗聽政之暇以觀書
及筆法爲意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侍書王著著
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對如前仁睿
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習心矣久
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
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夫帝王所貴於學
者其在攻書而已乎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

言陛下毓德之初躬御簡策不遍諷誦文辭吟詠情性
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
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
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
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寧宗嘗謂
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中書舍人彭龜年
奏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
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葉味道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
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正綱常以勵
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理宗視朝謂將作監王應麟曰
少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
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
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若數
臣者可與論聖學矣

○宋曹琮兄女爲后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奏臣
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八畝因緣請託願
致於理時論稱之李繼隆在貞宗朝以元舅之親恩禮
甚篤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
安門拜箋終不見又常命諸王詣第謁繼隆不設湯茗
第假王府從行茶壺烹飲馬史稱其多智用能謙謹保
身謂此類也宋法外家男子舊無得入謁神宗朝光獻
太皇太后春秋高弟份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

他日僧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借詣后問少馬帝先
起若令僧得伸親親之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
遣出吏稱后檢視曹氏及左右巨僕毫分不以假借此
類是也宣仁太后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曰之一以
為官掖先后族當遷者力遏之終后之世不敢改力行
故事抑絕外家私恩又恩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
不取其一比之東京馬鄧諸后之賢蓋有過無不及矣
○宋貞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
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
捉不得遂奏取進止侍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
處斬尋決訖取旨貞宗云此只是怕決喫杖後如此既

已決了便送配所吏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丁晉公張忠
談錄

定公詠因責決一吏彼杖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喫
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命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
相顧自是服公威信令出必行錄以貞宗為人主而不
肯輕於生殺詠一帥臣也而生殺自由乃如此况兵士
於法合死吏於法又止當責決者邪若人主如詠之所
為帥臣如貞宗所為乃常事何足記之而時論歸貞宗
以寬恤而謂詠有威信令出必行乃為兩得之矣

○宋章獻后傳后稱制時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
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
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按魯宗道傳章獻太后臨朝

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發危社稷
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
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然則后之不負
祖宗猶得爲賢母后者宗道之力也

○宋徽宗手詔付趙良嗣者春及見之有御書之寶及
花押亦字可證良嗣當時興事之臣所言歲幣則當時
基禍之事也昔真宗使曹利用議和契丹宰相寇準戒
之曰歲幣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二十萬定議
而還宋武不競自彼盛時已屈於外侮然其相臣猶能
有所節制所謂二十萬者移於金至一百二萬而今欲
更加百二十萬無復信約誰能忍此今觀其辭云歲入

有限常賦之外不易出使人言恐大無厭如何教朝廷
出得許多物却又云卿但一一依從應副又云但分明
說與彼有識者必須通曉只是自告艱窘畧不敢爭事
之是非也亦可哀已徽宗常日溺於宴安窮極土木視
財用如泥沙而今苦於強虜之要求至以窘告而又不
敢正言不可更加以怒之蓋如此其凜凜而其身之禍
卒不免也嗚呼豈非萬世之炯鑒哉撫卷之餘爲之三
歎

○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爲威朱子
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
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

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
可以小不忍爲心或問爲政當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
曰當以嚴爲本由禮謂蒞官非法非禮威嚴不行溷是
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春
以爲所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而罰
重則輕者入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而難施則亦
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塵錄高宗嘗詔宰相等曰
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
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此太上宮中已試之言
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丁大全夜調隅兵圍董槐第即漢石顯等急發執金
吾騎馳圍太傅蕭望之第之故智也顯等脅望之猶取
奏於上報可而後敢行大全則不俟章下輒以臺檄調
兵而有與詣大理之給無君之罪視顯等爲甚焉望之
自殺漢元猶加責問顯等梃之出三學諸生紛紛論列
而理宗曾不一問何哉漢元不能正顯之罪中主羞之
若理宗之容保大全又元帝之不若矣

○金法以杖折徒虐於肉刑百司效賊負犯此可決也
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
以爲殿最符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耻
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
其人故論者於教愛多廉之道徃徃致太息焉而史謂

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
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今考其時若焦旭爲大
興令攝左巡警使以杖親軍百夫長有司議其過當杖
決世宗曰旭親民吏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
事具令收贖是已然後旭爲右巡警使爲御史所劾至
被杖百八十又何與前言背也旭坐削階爲大名府推
官獨非親民吏乎世宗嘗以有司市麪不時酬直怒監
察御史不舉劾杖責之叅知政事程輝曰監察君之耳
目所犯罪在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
舉杖之何不可抑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世宗
行事如此豈謫謂入蓋不能無過中處史氏之言無乃

亦溢美乎

○金世宗虜中之令主其議論行檢自虜中求之謂之
堯舜亦何不可然用夏變夷乃其有中國之第一義而
意獨若弗屑焉者何也世宗命衛士不閑女直語者並
勒習學仍日後不得漢語又詔女直人不得效漢人服
飾違者加罪是非其國人不可變而夏也世宗嘗謂宰
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
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
舊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謂皇太子諸王
曰汝輩自幼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
字言語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

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
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
異汝輩不可忘也又論漢語與女直語以爲習本朝語
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貞
凡事莫如貞實世宗所以拳拳於虜俗者豈是自安其
陋只緣當時中國俗習澆醜反不滿其意耳朱子門人
有言葛王仁政中原呼爲小堯舜者朱子然之而又疑
其終不能變夷狄之風夫夷狄之風世宗誠有不能變
者抑當時中國風俗不足彼與易耳世宗問臣下事或
不能對世宗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
謂小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

哉問之耳又曰朕事無大小常親覽以不得人故也如
更得人寧復他慮然則當時孰有以堯舜之道陳於其
前者乎史稱世宗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訓辭而
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嗚呼有君無
臣乃如是夫大定一傳而爲明昌承安之治正禮樂脩
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豈不粲然可觀而金源氏從此
衰矣春於是知中國末世之風俗曾夷狄初起時不若
也可勝嘆哉

○孟珙家範錄稱其國人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
叛亡之臣與虜乃鑿混沌破彼天貞教以奸計爲可惡
也夫金虜之奸計其後來中國末世之風俗染之而以

教蒙韃而又壞之如此春以是益知中國末世之風俗
曾夷狄初起時不若也可勝歎哉

○晉書赫連勃勃以鐵伐為氏曰使我子孫剛銳如鐵
皆堪伐人也按契丹國號遼實以鑛鐵為號女真國號
金亦是取義堅剛夷狄之見千載一律比魏拓拔氏曰
元蒙古國號元其取義不同而名自符會如此

餘冬序錄卷四

餘冬序錄屬竊卷之五

內篇第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
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
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
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
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
巾雜色盪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皂青字頂巾繫紅
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

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綉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
襜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截兩胡衣其辮髮胡髻胡
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秦不師古漢興二代時大法制槩不能復而文爲之
未存者亦十無四五爰及兩晉五胡亂華漢家文物又
復失之元魏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齊民盡習
胡語若夫胡俗在天下者要不能無也非天生我
祖宗出而正之斯世其混沌矣乎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
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

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
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先
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
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
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
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
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
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
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
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為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搥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穀參酌時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捲廣一尺袖

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武服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捲廣一尺袖口僅出差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捲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襖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線縹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著油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油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油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油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襜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者襜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徵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惟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徵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

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
庚庚大橫兆警欬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
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
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竒順令申
生之恭古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
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
幼子乎放甕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
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

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
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
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測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
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徵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羨其非義
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
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
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
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育州日照縣
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
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二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二年服今百姓

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滴
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予之事親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
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
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
害為最且如父母上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
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
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驚
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
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
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聽其為

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太祖之讖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而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
世自為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
朱子嘗病之勝國答杖十減其三答當止四十七杖當
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十二至五十七用答六十七至一
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
尚書王約以為言乞下詔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紛洪武末平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
為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死外答杖徒流俱
從減一等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

之議然條例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夔云出內閣意

京泰中章太學謝表內閣曰為之中有管窺霄蟲測海

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

樂文華

水東曰 詛王德

初賊闖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為名如

方天雨但令名兩叅議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

尤為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

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

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為名稱

者與心皆禁革前後共禁八字祀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

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

憂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天

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舊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尚書胡榮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死
女官加刃振頸

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
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復令入宮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飯乃止焉

太后其所謂文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三十年閏五月
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二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揚已
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三墓之

禍振實為之

○內監云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為私治初氣
救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

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為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辭之一有
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得報半無死一隨一抵依

岩都地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竹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未盡
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左通事二人送之仍就彼

國主憫其情毋事斂罰我

天朝撫存異類恩一至此其四夷之負服也固宜

